

闲聊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本报特约撰稿人：王辉云

2020年注定载入史册。今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不但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强烈冲击，也深刻影响了美国大选，使原本没有多少悬念可以竞选连任的现任总统川普的选情变得扑朔迷离，也使美国社会产生空前的撕裂。

在疫情阴影笼罩下，今年美国大选不同往常，邮寄投票的人数创了新高，且由于邮寄选票的计票时间的延后，再加上各州规定不一，威斯康辛、密西根、宾夕法尼亚等州的计票结果要等到几天或几周以后才见分晓，再次使大选结果陷于难产。

大选投票之前，美国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大部分民调也一直显示拜登的胜率大幅领先川普。

然而，大选的结果使这些偏袒拜登的主流媒体和民调机构的眼镜碎了一地。尽管美国主流媒体为了抹黑川普而不遗余力，如《纽约时报》还发表社论誓言把川普赶下台，但依然未能如愿，使主流媒体颜面尽失。主流民调也再次雄辩地证明自己的不着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结果呢？

这次美国大选的投票率应该说创了历史最高记录，人们以空前的热情参加投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因为川普。无论对这位现任总统是喜欢还是讨厌，很多选民表示就是为了他而来投票的。

川普是位非常有争议的总统。“川粉”称他为拯救美国的“天选之人”，反对他的人则看他哪都不顺眼。川普自上任以来，便破坏了华盛顿的“政治规矩”，表现得根本就不像一个“专业政客”。该说不该说的他都说，还搞推特治国，特别是今年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以后，他的表现更叫人难以理解。遇到这么大疫情，你悄悄地躲在白宫，让防疫小组长彭斯出头露面不就得了吗？干嘛非得玩一把“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天天在白宫记者会上跟媒体记者互怼呀？结果还把自己和家人给传染上了新冠病毒。

对川普的施政风格，人们褒贬不一。特别是他应对疫情的做法，引起了朝野的巨大争议。今年恰逢大选之年，于是，饱受疫情之苦的美国人民便以空前的政治热情，争先恐后地涌向投票站参加投票，从而使今年美国大选投票率飙出历史新高。

今年大选出现的这种难分胜负的局面，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美国社会精英与草根阶层矛盾的激化。川普作为草根阶层的代表挑战的不仅是精英阶层，而且还有统治美国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而自以为是的精英阶层的顽固和偏见又为草根阶层在美国政治中实现逆袭提供了帮助。您可能会问，一个亿万富翁咋成了底层百姓的代表了呢？

要解释这个吊诡的问题，还得从2016年川普参选总统说起。川普参选总统从一开始就被人们看作是个“笑话”，可他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战胜被主流媒体一致看好的希拉里而成功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他采用的竞选策略是挑战“政治正确”，甚至以“政治不正确”自居。玩这种危险游戏，川普没什么负担，因为他不是政客，输赢无所谓。但其他竞选总统的人玩不起，于是，他便占据主动，成了那场游戏的赢家。正因为川普轻装上阵，敢于剑走偏锋，敢于满嘴跑火车，敢说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使他接上了地气，就这样，一个亿万富翁摇身一变，成了下层百姓的代言人。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由于美国主流社会倡导“政治正确”，种族主义在美国社会受到全面打压，为确保国内族群和谐相处，避免彼此仇恨和社会撕裂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使美国成为最具包容性、对世界各地的人才最有吸引力的国家。然而，“政治正确”的言论规范，也给言论自由划上了红线，甚至产生新的社会问题。

一个政治上不太正确的政治素人能在华盛顿的政治沼泽（the swamp）里挣扎多久，引来无数吃瓜群众的大量围观。《华盛顿邮报》在他的就职典礼正在进行时就宣称“对这位总统的弹劾已经开始”。一个政治圈外人，想在华盛顿混，不“入乡随俗”肯定凶多吉少。

远的甬说，看看比尔·克林顿就能知道华盛顿的水到底有多深了。当年比尔当选总统后，带着一众阿肯色的兄弟来华盛顿就职，想一起干出一番事业。没多久，这帮兄弟就走人的走人，自杀的自杀，他也不得不收敛心气遵守华盛顿的“政治规矩”。大家还记得，克林顿在1992年总统竞选时，曾激烈抨击老布什总统的对华政策是纵容暴君的“没有良心”的政策，并且扬言，如果他当选，他将“取消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鼓励中国年轻一代对民主的向往”。但是，当他当上总统后，怎么着了呢？不但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而且还于1994年宣布将对华经济关系与中国的人权状况脱钩，进而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可以以他的理想主义观点争取选民，但是，作为美国总统，他就不得不从实用主义角度制定符合华盛顿意愿的政策。

川普与克林顿不太一样。他非但不自觉遵守华盛顿的“政治规矩”，而且还野心勃勃地想抽干华盛顿的沼泽。既然如此，你在白宫的日子就甬想好过了。谁承想，这老头儿不但熬过了弹劾，还要再干四年。这不能不说这个人的意志还是很顽强的，同时也说明美国草根阶层的觉醒及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意愿正在提高。川普能否胜选，尚在未定之天，但草根阶层政治意识的觉醒则是无法阻挡的。

今年的总统大选反映出当前美国社会严重撕裂，值得人们认真关注。

美国社会的撕裂首先表现在党派斗争极端化上。进入二十世纪，美国的政党政治基本成熟，民主共和两党为维护美国的宪政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常常会导致其在治理国家的政策上产生分歧，但这都是很正常的。

一般来说，民主党坚持自由主义而共和党主张保守主义。美国当代的自由主义理论推崇革新、容忍与社会平等，主张观念、制度和法律应随社会环境改变而变迁；而保守主义思想则强调文化延续性，注重传统价值、社会稳定以及宗教在社会中的维稳作用。

基于这种政治信念，两党在政治领域的主要分歧便集中在实行“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问题上。共和党从维护个人自由的信念出发，认为政府权力扩大就意味着个人自由的缩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社会问题的涉入必定会危及个人自由。而民主党则认为，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经济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不均、高失业率、种族歧视、弱势群体权益得不到足够保护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然而，自川普上台后，两党斗争似乎走上一条邪路。民主党抵制川普的总统就职典礼和大法官巴雷特的提名表决，都表现出强烈

的党派色彩。议长佩罗西当众撕毁川普的国情咨文那一幕更让人感到失望。

党派之争若走火入魔，便不得人心。作为一个政治圈外人，川普本来党派色彩不浓，但其处事风格，执政特点，颇招惹非议。以至于在大选之年，对他个人的好恶上升到党争，那社会的撕裂就不可避免。疫情来了，两党本该通力合作，共同对抗疫情。实际情况却是，总统关闭了来往中国的航班，那我就非得到旧金山唐人街转转，以示反对。当全美各地反种族主义运动出现骚乱，你要强调法律和秩序，我就高调支持黑命贵（BLM）。你说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我就说俄国才是。不买账，互相怼成了两党政治的常态。

其次是媒体党派化。在现代社会，媒体已被看作继立法、行政、司法等公权力之后的第四种权力，即监督权力的权力。到19世纪中叶，美国新闻传播业从政党报刊时期逐渐过渡到了商业报刊时期，媒体演变成了社会中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由于媒体的独立性和它的监督职能，美国利用权力搞腐败的政府官员比起中国政府的贪官来就少得多。

然而，媒体也是由人操控的，而有人人的地方，就难免出现腐败。媒体如果丧失独立性，选边站队，沦为党派政治斗争的工具，那就酿成最大的腐败。近年来，美国主流媒体的党派化色彩变得越来越浓，这种现象在大选之年表现得尤为突出。相比于对川普的大量负面报道，大选投票之前，美国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甚至连拜登儿子亨特·拜登的“电邮门”事件的报道也遭到主流媒体及推特、谷歌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巨头的一致封杀。媒体姓党后，党派之争极端化无疑会愈演愈烈。

如果媒体滥用权力，需不需要对媒体实行监督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监督媒体也应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说到美国社会的撕裂，怎么绕都绕不过种族矛盾激化这个问题。种族问题是美国这个有着奴隶制历史的移民国家长期存在的问题。今年夏天黑人嫌犯佛洛依德因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而死在美国引发的持续不断的骚乱，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

在“平权法案”实施了长达半个世纪之后，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依然堪忧。作为人口占13%的少数民族，黑人在美国社会中最严重和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仍是贫困，近25%的黑人家庭生活贫困线以下。他们教育程度低，失业率高于平均水平；犯罪率高，在美国各州和联邦监狱里被羁押的犯人也以黑人居多。因此，警察对黑人的成见也就容易理解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已有很大改善，但前面的路仍然很长。为什么实施平权法案后政策明显向黑人倾斜，效果却不如意。是黑人族群自身的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是机会不平等还是自己不努力？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白人的“原罪”，由于“政治正确”对言论自由的设限，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对待，甚至有被党派斗争利用的嫌疑。

美国社会真正实现种族平等，也非一日之功。企图以激进的方式改变这种状况，用一两次示威游行或打砸抢的激进行为来发泄愤怒，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种族问题仍将是美国最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随着秋冬来临，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反弹之势愈加明显。希望民



（网络图）

主共和两党能放弃前嫌，共同抗疫，重振经济，使撕裂的美国社会尽快愈合，以便有效回应当今美国面临的“文明冲突”和极权国家的挑战。

有人会问，美国社会撕裂如此之深，能否愈合？又怎样愈合呢？我的回答是，能！美国政治制度的纠错能力很强，对美国的政治制度要有信心。

美国建国先贤设计的政治制度比较成熟，对总统的权力设有诸多限制，即便一个疯子当选总统，也无法成为一个剥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总统干得好不好，四年之后，老百姓还有机会用选票来重新选择。谁当总统虽然会对许多政策产生影响，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政治格局，则是不太可能的。美国有尊重宪法的传统，

任何政党企图重修宪法或改变政府形式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由于殖民地的历史背景，绝大多数美国人接受自由国家的概念，反对中央集权。个人主义在美国社会更是深入人心。尽管选举已经结束，有些地方可能会出现示威游行，但过不了多久，一切都会归于平静。你不满意选举结果也好，衷心支持当选总统也罢，都不得不承认既定事实。

人类文明的历史，倒退时有发生。美国历史发展，也非一帆风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都不会很快消失。无论乔·拜登还是川普胜选，作为美国第四十六任总统，前面的路都很坎坷，任重而道远。

◆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